



歸燕集

夢虹

■ ■ 這一生中使我覺得最遺憾的，莫過於失去了接受更多學校教育的機會，小學畢業後，教育我的，啓迪我的，惟有那些心愛的書刊



作者



天賜教授捐贈





洪天賜教授捐贈



洪天賜教授捐贈
書目
卷之三
詩經

共天顯塔鉢韻





■ ■ ■ 青春文叢之二
夢虹著 歸燕集

□ □ 目

錄

望燕窗下九年(代自序)	3
響亮的銅鑼聲	5
早晨的海灘	11
黑夜行	14
陋巷	17
黃花鎮	20
孤獨的橡樹	23
夜街	26
愛山篇	29
花	32
巴刹	35

早後雨·····	38
豆蔻樹·····	41
綠·····	44
黃昏·甘榜·····	47
綠色的高原·····	51
都門巧會落日·····	54
西海岸之濱·····	57
踏醒高原的夢·····	60
夜渡疏河·····	62
古來之遊·····	67
在半島的邊緣·····	71
雲南園·相思樹·····	74
後記·····	77

望燕窗下九年(代自序)

九年了，我蟄居在這半島上被譽爲「燕子城」的山城瓜拉庇勝。

九年雖是一個不短的時間，但在我的感覺上却是短暫的。九年前，我跨出了幸福的學校的門檻，結束了一生中僅有的六年難忘的小學生活，背起了包袱，離開那似家而非家的大門，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中，我結識了燕子城，而在她的懷抱中豎起了生活的旗幟。想起離「家」時的情景，回憶當第一個腳印踏在燕子城的土地上時的心情，猶如昨天才經歷似的，可是那確已是九年前的事呵！

燕子城雖不是一塊世外桃源般的土地，但我在這兒生活却是相當安定、愉快的，所以九年如一日地過去了，而使我也不自覺。若不是偶爾翻閱舊日記，我又怎會無端端地去追憶九年來在燕子城中的我呢！

想起了半島上的燕子城，沒人會將英勇、矯健的小灰燕們和她分開的。除非你從來不會聽過燕子城的芳名和故事，若然，燕子們每天黃昏在山城上空表演的輕巧的飛翔技術，還有那響亮而不會使人感覺厭惡的「吱喳，吱喳……」的聲音，不令你嚮往才怪呢！

看，燕子飛回來了！

這是每當北國吹起了秋風，灰燕們都向半島歸來的時候，在燕子城裡，人們互相地說出了這一句常引以自豪的話語。不是嗎？燕子向來被人們稱爲吉祥的候鳥，燕子歸來山城就意味着她們帶回來的將是人們渴望着的幸福與盛旺。

生活在燕子城這麼久，我不知是否有接受過燕子們從遠方帶回來的幸福，但是燕子城却是令我依戀的。曾有一次，我被環境迫着而捲起了被蓋帶淚離開了她，回到一個以花爲名的山城去；但不久我又重歸了燕子城的身邊，我和她就好像是有着一段什麼機緣似的。

在這裡我開始了人生的另一段路程，過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在這裡我擴大了原是窄小的視野，曾隨着年青的伙伴們在祖國的一大片土地上奔馳過；在這裡我結交了更多志氣相投的友伴；在這裡我也得着了許多以前不曾得過的東西，以及一些令我永遠難忘的回憶……

我第一次拿起筆來學人在印滿格子的紙上填寫東西，也是我到了燕子城之後才開始的。處女作的發表，可說是促使我偏愛上文藝的最大因素。如今我在望燕窗下閱讀我喜愛的書報，抒寫自己喜歡的東西。

燕子城，這個在半島上最美麗而含意又深刻的一個名字，正如一首詩中的一行最精鍊的句子一般，令人難以忘懷。我將永遠記着這個詩化的名字，我將珍惜在燕子城集製而成的美麗的回憶影片。啊！燕子城，請允許我再囁嚅地說一句：我永遠忘不了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改寫於望燕窗下）

響亮的銅鑼聲

嵌着星星的天，謐靜的夜，我佇立在窗前，對着閃閃爍爍的小星星，欲語又無言……

嘒嘒……，一陣響亮的銅鑼聲由那不遠的小巷中傳來，一聲緊接着一聲，急速地從我的耳際繞過，剎時我似乎比數分鐘前清醒得多，我轉了轉身子，讓雙手落在窗檣上。

嘒嘒……銅鑼聲不斷地在夜的空間迴旋，像已往的夜裏一樣，響亮的銅鑼聲已告訴我在那邊的小巷裏，又來了一個在氣燈的照亮下敲銅鑼、耍武術、賣藥的江湖兒女。

數不清已有多少次了，每每聽到由街頭小巷傳過來熟悉的響亮的銅鑼聲，我就如一個失去了什麼的人，而拾着了回憶的鎖匙去開啓記憶的大門……。

六年前，我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而輟了學，一時又沒在外邊找到事情做，所以只好幫助家裏做些零星的工作。

有一天傍晚，我們的村鎮街頭，突然響起了一陣嘒嘒的銅鑼聲，鎮裏的孩子們個個歡天喜地，雀躍萬分，因為大家又有免費的把戲看了。我們的村鎮處在相當偏闊的地區，所以一年中只有寥寥幾個江湖客來而已。

那晚來的林××是賣跌打藥的。在氣燈的燈光照耀下，我可看出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年人，跟隨着他的是那個徒弟模樣的敲銅鑼的青年。在他們還未開始做生意之前，老者隨着

鏗鏘而響亮的銅鑼聲在觀衆面前耍了一番武藝，精練的武術，耍來精彩極了，博得了全場不絕的掌聲，同時也給他做了一筆數目不少的生意。

夜漸漸地深了，鎮上的勞苦大眾都是慣於早眠的，因此觀衆也隨着夜的漸深而陸續離去，這時老者來了一個客套向觀衆們拜謝後，師徒倆便開始收檔了。我也隨了人群離開。

回家躺在硬木板床上，我回味着精彩的街戲，一陣陣響亮的銅鑼聲好似又在我耳邊響了起來。在夢裏我又一次欣賞着在黃花樹下表演的街戲。

第二天醒來，太陽已升起來了，哥哥沒叫我到膠園去倒使我覺得奇怪。待我梳洗完畢走出客廳時，令我更奇怪的是爸爸也沒去上工，和他坐在一起談話的竟是那賣跌打藥的林××，爸爸見了我便說道：「小華，過來見見同鄉林二叔。」接着回過頭對那個被稱做林二叔的說：「這就是我和你提起的那個第三的小華。」

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林二叔。」我在靠牆的椅子坐下後，正想打量那個不平凡的老人，不料爸却對我說，林二叔在江湖上已混過了一段悠長的歷史，是個很特出的武藝家。

小時候在鄉下，他們曾經在一起求學，長大後林二叔便去拜師學武，爸則隨了一批親戚南來，至今已有一二三十年了，他們才又重逢在一起。

接着爸又說，林二叔年紀也不小了，家眷都在崑山，他想在馬來亞收幾個徒弟，傳授武

技，然後回唐山去渡他的晚年。爸有意將我交給林二叔管教，特徵求我的同意。我沒有什麼意見，因為向來我們兄弟姐妹的什麼事都是由爸作主的。於是當天中午，我收拾了幾套衣服，提了個陳舊的皮箱，別了可愛的家，跟着林二叔師徒開始踏上江湖之路了。

林二叔下一站是離我們村鎮不遠的T埠，到了T埠我們住宿在旅店裏，因為我將在那兒逗留兩晚。當晚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作江湖上第一次露面。開檔時，林二叔教我如何執銅鑼，如何敲法，當銅鑼握在自己的手上，敲起來聲音是沙啞，柔弱的，但經他一敲聲音却是那麼鏗鏘，響亮，經過他老人家幾次示範解釋，我敲起來就好聽得多了。

第二晚，我們還是在原來的地方開檔，不過觀眾却比第一晚擁擠得多。那晚我是負責敲銅鑼，李師兄充當翻譯。因為經昨晚親歷的一次經驗，敲起銅鑼來也較響亮和有節奏了，我也樂得使勁地敲個不停。

在T埠過了兩夜，下一個目的地便是I坡。到了那裏我們先在街市上巡視，以便找一個理想的地位供晚上開檔，結果還是選定了一條通往熱鬧大街的小巷。

那晚開好了檔，我便拿了銅鑼用力地敲着，響亮的銅鑼聲便在夜空裏瀰漫着傳開去。觀眾也接二連三地圍起了我們的檔口。不一會，突然有一群衣着怪樣的青年從人堆裏向我們的檔口衝進來，有兩個走上前向正預備刀槍劍的林二叔講了一會不知什麼，後來越講越大聲，好似吵架一般；若不是敲着銅鑼，相信我是會聽到他們談的到底是什麼，不過隱隱約約地我

還能聽到幾句：「不給又怎樣？」這是林二叔的聲音。「不給就打過！」「打就打！」

好像就在那時，林二叔便和那班傢伙動起武來了。我見狀立即放下了銅鑼，但那群青年已捷足蜂擁般衝向林二叔和李師兄那兒，於是大家便打做一團。我因為根本還未學過功夫，且對打架又沒有經驗，只好站在一旁袖手旁觀，幸好他們沒有在我身上打主意。

林二叔雖有很好的武功，但兩個人怎能敵得過他們整十個人呢，我看着林二叔是赤手空拳對他們的，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為什麼不用現成的刀槍。

打了一會兒，那群青年便逃夭夭，觀眾也散開了，林二叔和李師兄都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我走到林二叔的身邊，他用手指指，有氣無力地說：「收檔。」於是我只好去收檔。待我把東西收拾好後，他們已可以坐起來了。

回到旅店，他們服了自製的跌打丸後，便去休息了。躺在床上我也沒睡好，我想：若不是來了一大群的「牛王頭」，武藝精通的林二叔和李師兄怎會落得這地步呢？不過我看對方受傷的幾個傢伙也是頂難受的。

過了兩天，林二叔的傷勢仍不見好轉，同時連茶飯也不思。李師兄的傷比較輕，服了幾次藥後，也漸漸有了起色。旅店裏的人見了林二叔的樣子，都勸他去醫院找醫生治療，但他始終不聽人家的話，他自信他的藥會把他醫好的。

日子一天天地溜過去，不覺我們在坡已停留了一星期。李師兄雖已平安無事，但林二

叔的病仍舊是個老樣子，沒有一點起色，且身體又一天天消瘦下去。那天晚上，他老人家把我和李師兄一起叫到床前，他慢吞吞地、懷着悲痛的心情對我們說：「我看我的一生也快結束了，想不到我向來平安如意的江湖生活，竟然在這裏遭到了這麼大的不幸。本來走江湖的人都是講義氣的，誰知那晚遇到的那班不講情理的黑社會人物，到來勒索，喊殺喊打，我看大家都是同族人，所以沒有用武器對付他們，誰知他們差點把我的老命也收拾了。」

「亞強（師兄的名），小華，這些錢是給你們做路費的，我現在落得這般田地，已無力收你們爲徒弟了，請你們明早就動身回到你們溫暖的家去吧！你們自己珍重，你們也不必擔心我，我自會有所打算的。」

起初我們都不肯走，我們都願意陪着他，並且還想設法把他送到醫院去醫治；但都遭到他拒絕，李師兄隨了他好幾年，知道他的性格如此，我們也只好不答應也要忍淚答應了。

翌日清早，我們依依不捨地別了林二叔，在車站我又和李師兄分了手。回到了家裏，我將詳細情形告訴了爸爸後，他却大罵了我一頓不是，說我們這樣忍心讓師父病重在床上，而輕易離開他。他還要我馬上帶他到I坡去接林二叔回來住。

可惜的是，我們去到了I坡，却見不到林二叔的影子，據旅店的管賬說，他在我們走了不久後，也就離開了旅店，到底他去了那裏可沒有人知道。

由於林二叔遭受了意外，我的幾天的江湖生涯，也就因此而結束了。事後我們也曾設法

打聽林二叔的消息，可是總得不到一點頭緒，同時他的行動也是令我百思莫解的……

嘒嘒……，一陣陣響亮的銅鑼聲還不停地從小巷那邊傳來，鏗鏘地、有節奏地、這是多麼熟悉而親切感人的聲音啊！

我沒有敲過銅鑼已有六年了，可是六年來我可沒忘了林二叔教我敲銅鑼的方法。要是林二叔還活着，而在天涯海角給我遇着了，我還是要替他敲銅鑼的，雖然我隨在他身邊只有幾天的時光，但他畢竟曾是我的師父呀！到那時我要緊隨着他走遍江湖的土地，爲他一次次敲打聲聲響亮的銅鑼。

嘒嘒……我分不出這聲音是出自我的幻景，抑是由小巷中飄過來的一聲緊接着一聲的響亮的銅鑼聲。

（一九六二年正月廿三日）

早晨的海灘

已經有一年了吧，我不曾在故鄉的海灘上踏過腳印。昨天傍晚我才從鬧市趕回這落寬的漁村，眼前一切熟悉的事物都彷彿陌生起來。

今早，一陣緊接着一陣的雞啼，把我從睡夢中喚醒。啊！清晨的空氣多麼清新，我已有許久不會這麼早起過，也不會呼吸過這樣新鮮的空氣了。我蹣行在早晨的海灘上，海風陣陣迎面吹過，不由感到心曠神怡。

潮水已退下去了，廣闊的沙灘伸展在我眼前。一年不見了，這海、這沙灘全沒變動過，像已往的日子一樣。當潮退的時候，這片潔白的沙灘，就是那麼地令人喜愛。

在沙灘的那頭，一個少女帶着兩個兩小孩在走着，他們就在海邊停下，那兩個小孩馬上蹲在沙灘上大玩起來，看他們玩得津津有味，多開心！過了一會，那少女彎下腰，不知說了些什麼，好像是說這裏的海風很涼，要他們回家去。可是，那兩個小孩聽了她的話還是無動於衷的繼續玩耍。看到這情景，我不禁想起小時候偷偷溜來海灘玩沙的一幕了。

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我六歲那年，在一個退潮的大清早，父親和哥哥已出海去了，母親正在廚房裏工作，於是我就一個人偷偷地溜到海灘上玩。直到父親和哥哥從海上回來，發現了我一個人在海邊玩沙堆，才把我拉了回去。因為我當時穿的上衣太薄了，吹到海風着了涼

，回去後還小病了一場。病好後，我被父親訓了一頓，母親也遭他罵了一回，說她不小心照顧我。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一個人偷偷地跑去海灘玩沙了。

這時，有兩個人踏着海水走上沙灘來。我定眼一看，那不是父親和哥哥嗎？昨晚他們漏夜出海捕魚，我曾勸他們在家好好休息一夜，但父親總不聽我的話，他說目前生活艱難，魚價又低落，若不設法多捕一些，一家的生活恐難維持呢！

我雖是在這漁村出生，也在這漁村長大，但父親却不曾要我隨他出過一次海。然而，哥哥却不同了，他只唸過三年書，從十二歲那年起，就跟父親同過捕魚的生活，直到現在。我可說是全家，甚至全村中最幸運的一個，在村子裏修完小學後，父親便送我到X城堂叔那兒寄居，繼續我的學業。他老人家早已看透了漁人不會有出頭的日子，含辛茹苦，讓我多讀一點書，爲的是希望我以後能向另外一條較好的路走。

我是困苦群中幸福的一個，但當我看到父親那張佈滿皺紋而又顯得憔悴的臉孔，見着哥哥那充滿憂鬱而沉默的神情，還有母親在家料理一切的忙碌情形，我心中的歡樂便被一股沉悶的氣流所代替了。

哥哥和父親各自拖着一雙沉重的腳，一步一步地走着，看他們垂頭喪氣的神情，可知這次出海的收穫又是不佳了。唉！漁人的生活，爲什麼永遠是這麼艱苦的呢？

朝陽早已升起來了，海面被陽光染成金黃一片，潮水輕輕拍着沙灘，海風陣陣迎面吹來

，這是多麼幽美的自然環境，但我那有心情去欣賞呢？

「亞平，回去吃早餐吧，你穿的衣服這麼薄，當心着了涼！」不覺間，父親走近我的身邊慈祥地說道。

「……」我應該怎樣開口呢？問他的收穫如何？不能，這樣問他，一定會以嘆息來回答我。

我舉目向廣袤的沙灘望去，四面是空漠的。遠處有漁舟停泊着，但見不到漁人。隨在哥哥和父親的後面走着，我默默地垂着頭，像在尋覓一件已失落了什麼！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

黑夜行

黝黑的夜空裡沒有明月，只有散佈着的寒星。夜風拂拭着路旁的野草，拉動我身上的薄衣，我感覺涼涼地，它已直侵入我的心扉。

離開了那不夜城，我就開始趕路。我拖着沈重的步伐，不停地向前進。虫豸在亂鳴，夜鳥在高唱、悲吟，鬼號似的貓頭鷹的叫聲不斷地從遠處傳來。這些我都聽得異常清晰，爲的是我第一次在這荒涼、黑暗的道上獨行。

在我面前閃閃的是那黑夜的使者螢火虫、牠們飄來飄去，忽西忽東。天上的星星不停地眨着眼，它們似在取笑我這個孤獨的夜行者，在這魅魍魎的境界裡，沒有點火，也不提燈。是我愚蠢麼？不，不，在黑夜裡我不帶火，甚至會導至發光的東西，我就是這麼喜歡在黑夜裡摸索着繼續我的路程。

對於明和暗我是古怪的，往往在黑夜裡我就不喜歡見着燈火，儘管你把火點得如白天一樣，但我還是可以躲縮在黑暗的一角的。所以在黑夜裡我趕着路，我要在目的地等待黎明，我不要見陽光先我一步，要不然，那可失去我這次趕路的真正意義了。

平靜的夜空裡，忽然打起隆隆的雷聲，火蛇閃閃地亂竄，那明亮的電光一陣一陣地射掃着大地上的一切。在這驚天動地的時刻，我預感到一場滂沱大雨就要臨頭，我立即加緊了腳

步，心裡祈禱着雨水不好在我到達目的地之前降下。

可是天不從人願，走了一段路後，我開始被豆粒般的東西擊着，濕濕的冷冷的。在雨中我飛也似地跑着；跑着、跑着，氣喘如牛，可是我不能停留下來，我不能因為風雨的阻擋而放棄趕着前面的路程，在那邊的朋友正等着我，我也渴望着見他。

雨被風吹得更急了，在風雨中走了這麼久，身體疲憊極了，我好像有點支持不住，幸好前面有間古廟，我被迫在廟前停下來。廟門緊掩着，我站在門外。我恨這不識時勢的雨，爲了它，我就攔了時間、我罵它、我高聲詛咒……

「年青人，何必呢？還是進來過一夜吧！」不知在什麼時候，我身邊站着一個提了盞油燈的老者，那廟門開着，顯然他是這裡的廟祝。

「不，不，爲了朋友，爲了我，我要在第一道曙光投入這大地之前，趕到前方朋友那兒，即使這雨不停，我也要趕路的。」我固執着，我簡直不理會他的好意。

「明天一早，有車輛從這兒經過，你可以舒適地坐在車里，讓它把你載到你朋友那兒，何必長途跋涉呢！」他的語氣還是那麼溫和。

「不能，不能！我的朋友病危在旦夕，我得着消息就開始趕着路，在黑夜裡我有信心地走着，我堅信能在黎明前到達那裡，見到朋友的最後一面，甚至能和他談着最後一句話。」爲了前面的一段路，我還是固執着。

雖然是在漆黑的夜裡，但聽雨聲，我知道雨漸漸小了。我提起了腳，沒向廟祝告別一聲，就離開了古廟，在耳際好像縈繞着那老廟祝講的甚麼的，但我沒有用心去理會它。

雨絲輕輕地飄着，我再次接觸到可恨的雨水，它雖似有意干擾我，但我不理它，我趕我的路，它落它的雨。不久，一切都平靜了，討厭的雨水已消聲匿跡，我覺得身心忽然開朗起來。踏着路上遺下的雨水，我起勁地向前奔去。

雨後，不甘寂寞的蟲豸們又開始牠們的歌唱和悲吟。

穿着被雨水打濕了的衣服，接受着夜風的吹拂，雖然感受是寒涼的，但我自信是能支持着走完這段路的。看看腕上的夜光錶，已是零晨時分，離黎明的時間雖不遠，但我和目的地的距離也愈來愈近了。

我知道躺在病床上的朋友一定在期待着能見到我，當他看見他的好朋友從遙遠的城市裡徒步到這交通不便的鄉村的時候，他該是如何的高興呀！我想他一定會說：朋友，我知道你一定會趕來的，但我不會意料到你會來的這麼快。想着，想着，我跨着更大的步子。

（一九六一年八月廿九日）

陋巷

我已無法清楚地記起，我是在什麼時候起就開始喜歡在這條簡陋的小巷裏進出的。不過，我却清楚地記得，我是爲了寫一篇小說而偶然對它發生感情的。自從那天開始我就常在這裏進出，雖然它不是一條捷徑，甚至它比我原來跑的路更遠一點。

這條陋巷出現在這個城市裏，相信已有一個久遠的年代了。從那些古老的建築物看來，它是在這塊原是荒蕪的土地上有了人跡、和那一排列的房屋後就誕生了。在當時，誰敢說它不是這裏的要道呢！不過，年代久了，新的建築物愈來愈多，這裏那裏都鋪了不少石子柏油的寬闊道路，這樣的小巷也就被人們笑落了。

如今，巷子裏已無汽車通行，在這裏經過的都是一些工人階級的大衆。每天早晨和夜晚，陋巷裏就顯得異常熱鬧，一些小販的流動檔子都在那深長而溷濁、污黑的小水溝邊停留下來，做那一角五分的小生意。收入低微的勞苦工人，大多在這裏花上幾角錢吃早餐和晚飯，他們所求的不是山珍海錯，而是只要一頓溫飽。

有一次，我不知爲什麼會想到要寫一篇以勞苦大衆爲主要人物的小說，但是因爲缺乏了資料，那小說久久都未動筆。有一天傍晚，朋友約我到陋巷裏去吃經濟點心，就在那時，我偶然發現我所要找的材料都蘊藏在這裏。

爲了那篇東西，以後我經常到陋巷裏去。我觀察工友們一舉一動，我聽取他們的一言一語，有時甚至設法和他們交談。過了一些時候，我就將那些所得到的真材實料，再加上原先擬好的故事，這樣那篇「膠風椰雨」也就順利完成了。

因爲我喜歡接觸那一群和藹、勤勞的工友，我常到陋巷裏去，由於經常在陋巷裏上下下，我發現了更多可作爲小說裏面的人物，以及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陋巷裏的一角，每晚原有一個風燭殘年的老者在那兒露宿的。他約有六十歲左右，跛了左脚，骨瘦如柴。他每天都靠着那兩枝拐杖到處去乞食。

有一天，他拿了個鐵罐子向着我，聲聲『多隆』，我給了他一個銀角後，便乘機問了一些話。他告訴我，他沒有家，他腳是在二十多年前在山芭被樹桐壓壞的，從醫院出來後便失了業，他的乞食生涯也是在那時開始的。

陋巷裏也是孩子們的天地。孩子群中由初懂事的到十多歲的都有，他們在那兒賭博、放肆，玩他們所喜歡玩的、做他們所喜歡做的；甚至相罵、打鬧在他們之中也是司空見慣的。每一次我從陋巷裏經過，我都向他們投射憐惜的眼光。他們並不是和學校裏的孩子們有所不同，他們也一樣有着聰明的頭腦、強健的身軀，同樣也能替社會做事。可是，他們出身的家庭沒有良好的環境，無法使他們到學校裏去受教育，只好讓他們聽其自然地在社會中遊手好閒；讓他們勾結上不良的伴侶，終日赤膊着上身，留着長長而像亂草叢般的頭髮，油垢

滿面，在街頭放蕩。他們開口就是粗俗的下流話，動手就喊殺喊打，一直在過着那種不知名堂的生活。

陋巷裏墮落的孩子，你們醒醒吧！社會人士，請你們救救這群不幸的孩子們吧！孩子的今天是不幸，難道孩子的明天會得到快樂幸福嗎？救救孩子呢！這句話不知有多少人說過了，但是，每每我從陋巷裏經過，還是一樣見着那群需要而等待着急救的孩子們。

陋巷裏是勞苦大眾生活的縮影，是落後社會的寫真；陋巷裏更是關心社會的人們應觀察的地方。我是平凡的人，我喜歡走着陋巷的路；在陋巷裏就烙上了數不清的腳印，我聽取了許多說不完的故事，我看到了不少描不盡的圖畫；更有許許多多值得歌頌的人物、許許多多寫不完的東西……

我是平凡的人，我喜歡走着陋巷的路，但我更希望沒有陋巷的路讓我走。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

黃花鎮

我曾在祖國的大半片土地上飄泊，因此，黃花鎮也曾一度是我駐足的地方。在那裡，我渡過了整整五年的時光。

十來二十棵高大的黃花樹，排列在只有三十多間商店的短街旁。枝幹繁茂，葉兒青蔥，每棵樹的葉子都互相牽連着，顯出異常稠密。

除了黃花鎮，在其他的城鎮中，我不曾見過這麼多的黃花樹從街頭排列到街的盡尾的，這不是黃花鎮的一個特徵嗎？

每年固定的月份裡，黃花樹的葉子就要枯落一次。然後，嫩芽長茁了，都變成了青葉兒，這時就是明媚的三月天了。也就在這個時候，樹上結出了小黃花，漫步在短街上，只要舉頭仰望，黃的色素將會佔盡你的眼簾。

真可惜！小黃花的性命是短暫的。只要風姑娘從她身邊吹過，她也就會被驚得脫離了樹身，而在半空中盪飄着，飄呀飄的，好像雪花片片，飄呀飄的，飄落在街道上。空中飄着黃花，道上舖滿黃花，你說這時的黃花鎮的景色該多美啊！

離開了黃花鎮到燕子城來，雖已有好幾年了，但黃花鎮在我腦海中的印象仍是鮮明的，尤其使我難忘的，是那落英的日子。

每每我到黃花鎮去，總要選擇那可愛的三月天——一個小黃花飄落的日子。也許有人說，我這樣未免太樂觀了，一個落花飄零的日子，也值得不辭跋涉去欣賞它麼？不，我並不是爲了小黃花終日不停地在半空飄盪的美景而陶醉，而是似那無數個落花的日子裏，我也一樣失去無數個寶貴的光陰……

自從我在黃花鎮住下後，我就知道落花飄飛的時候，就是孩子們最高興、玩得歡天喜地的日子。

那時我雖還算是孩子，像其他孩子一般生活着，但，我畢竟是與其他幸福的孩子不同的。一隻在籠中生活的小鳥，當牠看見其他的同伴們在蒼穹裏自由在地飛翔的時候，你想牠會覺得籠中的生活是自由快樂的嗎？

我就好比是生活在籠中的小鳥。當落花的日子降臨時，我只能看着友伴們在花樹下愉快地遊戲、追逐。那種在落花下遊玩的情趣到底是怎樣的？我不曾體會到。不過，聽那些友伴們的嘻嘻哈哈的歡笑聲，看那些友伴們的一張張浮着笑容的臉孔，你說他們不快活嗎？

每年落花的日子，均依時在黃花鎮上出現，每次她的光臨，都得到孩子們熱烈歡迎，只有我一個人，在默默中迎接她底到來，靜靜地送她遠去……

現在那個守小黃花飄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我也有如一隻已飛出了牢籠的小鳥開始在祖國肥沃的土地上覓食。

可是，偶爾憶起那些友伴們的和藹的笑靨，又不禁使我想起了黃花鎮，以及一個個失去的落花的日子……

我要回去，回去問候當年的友伴；我要回去，回去觀看落花時節的黃花鎮。一次一次我回去，都是落英的三月天，那從街頭排到街尾遠的黃花樹下的道上（已無車輛通行），還是像已往一樣，麤集了不少天真活潑的孩子，也像我已往見過的一樣，他們愉快地在遊戲、追逐，一個個在哈哈嘻嘻，一個個都浮着可愛的笑靨……

每次，我到黃花鎮去看小黃花飄飛，我總覺得，已往和現在落花的日子都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惟有一個我是變了，而且變得那麼突兀。

（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

孤獨的橡樹

橡膠園里的橡樹，早已長出了綠油油密密匝匝的葉子了，但這棵孤獨的橡樹現在才開始飄落它那枯黃的葉子呢。

爲什麼？這棵在荒草叢中生長孤獨的橡樹，就似一個脫離了群衆而過着獨居生活的年青人。離了群的它不能從同伴們的身上的各種轉變而知曉季節的來臨，它只能獨自過着沒有紀律的生活，它彷彿與偉大的自然界脫離了關係。

這棵孤獨的橡樹生長在荒草叢中已有多久了呢？是誰把它種在這裡的呢？像你一樣，每次見着了它我都在設法尋求這個似乎沒有答案的答案。有時我是會這樣答覆自己的：

在好多年前的一天，是一片廣袤的稻田的時候，在遙遠的那個橡膠園裡走出了一個人，他在那個橡膠園裡帶來一枚橡膠種子。當他走到這全是一片廣袤的稻田的時候，他拋下了那枚橡實，在草叢裡，然後自言自語地說：「你要是有生的志氣，你就自個兒在這裡生根吧！就像我，離開了橡膠園，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去，我也一樣能生活，一樣有快樂。」過了不久，那枚種子果然發了芽，然後慢慢長大，直到長成如今的樣子。

雖然我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可是我只有這麼想，我才會覺得這點才是它的偉大處。要從它的樹身和長相去判斷它的年歲，在我來說是辦不到的，雖然我也曾在橡膠園生活

過一段時光。它不像膠園裡的其他橡樹，留着被工人割過的刀痕，而能使人看出它們所經歷的時光。它的樹身光淨無痕跡，簡直與其他樹木沒有分別，若是你從來不抬頭望望它的枝桠和葉子的話，你就永遠不會知道它是一棵孤獨的橡樹。

沒法計算已有多少次了，每每我從田塍上走過，看到了那棵孤獨的橡樹，我心中就油然地產生了這樣的感想：

這棵橡樹生長在這裡不是太過於孤獨了嗎？它的周圍除了生着的野草外，這塊窄小的土地上再也找不出另外的一株樹來。它可能是在農夫們的保護下生存的，不是嗎？在火紅的太陽高照的大熱天裡，在橡樹陰下還可納一納涼呀！除此之外，它就顯不出有其他更有用的用途了。

反過來說，假如它是在橡膠園和其他同伴一齊生長的話，它對於在橡膠園的懷抱中生活的兒女們就有了貢獻了。雖然一棵樹在整個廣闊的林子裡是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唯有這樣才能算是盡了生存的義務。

人類何嘗不是這樣呢？有的人喜歡追隨大伙兒過合群的生活，有的人却願意從大伙兒的行列中退了出來，過那獨居而自以為清高的生活。

他隔絕了社會，他疏遠了人群；就如那棵孤獨生長在草叢中的橡樹一樣，當別人過了苦難的落葉的季節，正在發着蓬勃的生機時，它還在懵懂中飄飛着那稀少而枯黃了的樹葉。

當橡膠園裡的橡樹迎着風在招攏着它們那新綠的葉子、當從枝頭飄送過來聲聲小鳥的啾啾，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日子。但是那棵孤獨的橡樹恐怕還在默默中埋怨日子過得那麼慢，它在想：落葉何時才飄完？新綠的葉芽何時才抽發？彷彿是與那些孤獨的人一樣在自我發着傻問：爲甚麼日子過得那麼慢？我的工作何時才完成？我的偉大的抱負、理想何時才能實現？

突倏間，一片枯黃的葉子從我的面前徐徐地飄落下，我抬頭仰望，它的主人好似不自覺地在散着落葉。幾隻在蒼空中遊弋的鳥傳來一陣陣喧嘩的聲浪，那從我的耳際飛了過去的聲音好似在說：孤獨的橡樹，你已經落了伍。

（一九六二年七月廿六日）

夜街

像孤獨的幽靈，沒有人牽引，沒有人指示，我飄進了夜的街道。

靜靜的，這座昏睡了的城市。烏黑的柏油路反射着街燈的柔光。白天裡橫衝直撞的市虎，如今都已找着了它們的歸宿，正在做着甜蜜的夢。偶爾一兩輛私家車從身邊擦過，那該是在趕路的旅人。

棲息在電線上的小燕子，也因一整天的飛翔奔波，現在都已安寧地進入了夢鄉。而一陣陣的呢喃低語，那恐怕是遲睡的小燕子在對着身旁的友伴，互相叙述着日裡在旅途中遇到的一個個英勇的故事，或是預報明天一早的旅程。

「吱喳……吱喳……」，飛起了一群小英雄，劃破了寧靜的夜空，繞着山城的上空轉了一周，靜下了，牠們飛回了原位。每夜牠們好似有定時的一陣起一陣落，像爲同伴們的安全而巡視，又像爲保衛山城而值班站崗。

騎樓下傳來陣陣咕咕的鼾聲，幾條蒙頭蓋腳的生物在蠕動着，一會兒又靜止了。想他們必是在夢鄉裏遇着施善的大財主吧！若不，該是那枝彎曲的手杖給他指着一疊疊紅紅綠綠的鈔票了。夢，在這一群苦難的人們來說，是可滿足他們所得不到的慾望的。

從影戲院裏湧出了一陣人潮，是戲院的夜場散場的時候。人潮漸漸分散了，有如湖水注

入一條條引導外向的溝。一陣陣喧嘩的聲音，一句句對戲中人的讚語，都在一剎那間消失了，像在夜街上會凍壞他們似的，一對對的飛腿都在追趕着，看樣子他們恨不得馬上鑽入溫暖的被窩。

榴槤巷裏，到處都瀰漫着一陣陣榴槤香味。當榴槤上市的時候，這裏可熱鬧呵，賣的在喊，買的在問，一句來，一句去，好不吵雜。現在買賣的都走光，不遠處還有一個小販正在整理他那一小堆賣不去的榴槤呢。他今天不好運吧，一點存貨都不能拋售空。

白天裏這兒排列着一堆堆小山似的榴槤，在這個時候，代替它們的都是一堆堆被奚落了的硬壳。現在那壳堆裡雖還能泌出一點點的餘香，但明早清道夫來搬運它們的時候，却又變成另一種難聞的味道了。當香噴噴的菓王上市的時候，苦的不是勤勞的清道夫麼？

咯咯咯，格外響亮的皮鞋聲由橫街傳來，無他，一定是值勤的警伯在街頭巡視。果然不錯，兩道長長的黑影終於出現了，兩個制服劃一的警伯，拖着經過訓練的脚步，踏着燈光下的柏油路，那兩雙眼掃射向每一方寸的空間。

注視什麼？夜街上空空如也，再也沒有車輛犯交通規則而增加你們的工作，也不會有車禍使到你們手忙腳亂。在這個時候，你們是最安閒的，漫步在夜街上，就如你們在飯後來個舒適的散步。

夜風陣陣迎面而過，吹進了我的心扉，我感覺到冷魔已向我進攻了，這時候我想起了在

被窩裡的溫暖。哦！是的，怪不得夜街上的行人往往絕無僅有，忽然，我好像想起了什麼……

像孤獨的幽靈，沒有人牽引，沒有人指示，我飄回了那渴望着的溫暖的被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



愛山篇

每當我步出了斗室，第一個迎接我的便是那座青翠的高山。風吹樹搖，沙沙作響，像向我招手，像對我歌唱。蓊鬱的樹木，起伏不平的巒峯，這些就足以引起我無盡的遐想。

山是雄壯的，山是堅強的！你有見過被風吹倒的山麼？你有見過山在苦難中屈服麼？我想你是不用經思考而立可答覆我的。

或許你考慮過了，你想起你見過、聞過的一切，於是你說：要是山上不長着樹木，不生着野草，它一定是經不起大風雨的考驗的。

你的話說出了口，你勝利似地笑了，笑得洋洋得意，你以為你的話有着不易的理由。可是當我反駁你的時候，你却不再笑了。我說：你想想看，哪座雄偉的山上沒有鬱郁的濃陰？哪一處山坡沒有緣油油的草地？這些適當的安排，都是造物者的主旨，你覺得有例外麼？你低着頭，我想你默認了我的話了，是嗎？

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喜愛山，我更愛爲着山而辯護。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知交，但當你給山不恰切的揶揄時，我會跟你爭論，我要用最合理的話語來說服你，往往我都是勝利者，山也就更光榮，我覺得。

有許多人都在歌頌海是如何深沉涵博，體讚海是如何雄渾無邊。雖然我也喜歡一望無際

的汪洋大海，但你却不能怪我對高山有着更大的偏愛。

登上高山，可以展開無限的視野，登上高山，可以隔絕紛擾的塵埃。不知多少次了，我登上那與我親近的青山，站立在高峯上，那平時被阻擋了的視野，如今都佔盡了我的眼簾。

稻田裏的的青秧，在風的吹拂下，變成了滾滾的綠浪，橡膠林則像一片廣大的草原，婀娜多姿的椰樹，好似妙齡女郎在翩翩起舞，那向南奔流的蘇河上流也有如一條細長的白帶……，在高山上看到的是一個綠的世界，是一幅生動的真正自然圖。

記得是在三月的一個難忘的日子裏，我和幾十位年青的伙伴，共同攀上那拔海三千呎的拿督山。山徑是崎嶇的、企斜的，蔓藤野草不時會阻擋着向前的去路，但，我們不會計較這些，我們熱愛着山，我們要投入山的懷抱，拿出堅強的毅力，我們克服了大自然，我終於站立在山的極峯上，我們擁抱着山上的一切。

我愛拿督山，因為她高高地屹立在祖國的土地上，我愛拿督山，因為她有許多動聽的神話。山的雄姿吸引着我，山的神話感動了我，我深深地愛着那神話的山。

祖國的土地上，有着不少盛名的山，也有風景如畫的避暑勝地。我雖然還不會親身去拜訪過，不會見過她們的真面目，但她們的名字早在我開始愛山的時候，已給了我難忘的記憶。

我並不會因至今尚未登上祖國的名山而感遺憾。我深信終有一天，我會坐着旅行車奔上

金馬崙高原，或者坐在纜車裏，讓它把我拉上升旗山，更可能我會帶了探險器具，攀登上馬來亞第一高峯的大漢山。

山是堅強的代表，山是純潔的象徵，山給人勇氣，山引人向上，山更是懦弱者學習的好榜樣。我願永遠跟隨着山而學習。朋友，你也像我一樣熱戀着山麼？

（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



花

花開，像初成長的亭亭玉立的少女，逗引來不少狂蜂浪蝶。

花謝，像失去了青春年華的女人，遭受到奚落與擯棄。

鮮艷吐放的花，被插在美麗的花瓶裏，擺設在案頭上，我從來不對它們投以羨慕的眼光。枯萎失色的花，被拋棄在道旁，遭擲於垃圾堆裏，我從來也不對它們寄予同情。

不是我對花沒有一點兒感情，而是五彩繽紛的花從不會衝進過我心靈裏。說我不愛花也可以，說我是個古怪的人也可以。不是嗎？我幾曾在花叢裏留戀過？或是摘下一朵香噴噴的鮮花靠近鼻際在嗅着她的芬芳？在我，這是沒有過的！

種花的人，往往不是花朵的欣賞者；欣賞花朵的人，那花未必是他親手栽種出來的。花，就是這樣矛盾地存在着。

在童稚的時光，雖然我也曾栽種過花，但那只是好奇，在模仿別人罷了。起初興趣可說十分濃厚，早上起來第一件事，不是盥洗，而是澆花；陽光強烈的時候，就摘了些大樹葉去爲它們遮陰；傍晚又是澆水捉蟲。在這麼小心的照料下，時光逝去，花當然也綻開了。可是，種花所費去的時間是漫長的，而花朵開放的時候却是短暫的！

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對於花的栽種已失去了信心。花了時間，費了心機，得到的

成果却只是那麼一點點。花開過後，一片片的花瓣，便隨着風的到訪而飄落滿地。抱着的是滿懷希望，得到的却是落花飄零，這又何苦來呢！

依稀記得有一次，一個朋友病了，在醫院的病房裏我採訪了他。當時我帶去的東西，除了一袋水果外，另外還加上一束鮮花。我正想把花解開插在桌上那個空的花瓶裏，却聽到他那柔弱的聲音：「朋友，我從來就不喜歡花，別插下去吧！」

「在一切皆白的房子裏，插一些艷麗的鮮花，不是好看得多嗎？」我雖然也不喜歡花，但我知道在病房裏都是插有花的。

「暫時是好看的，過後它們不是要枯萎的嗎？」

「枯了，丟掉算了。」

「與其讓我看它們凋零，不如趁着現在它們還鮮艷的時候就甩了吧，讓它們在枯萎前再吸取一些陽光。」

「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這是我的要求。」

走出了醫院，我把那束鮮花拋在草地上。走在歸去的途中，我領悟了那病中朋友的一段話。

野花，這被人遺忘了的自然的花，生長在樹林裏，綻開在草叢中，從來沒有人爲它們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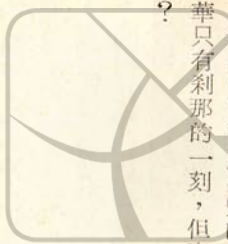
種、鏟草、加肥；然而，它們却是那麼健壯，是那麼自由地生長。雖然它們也有花開花謝的日子，但它們那種不會受文明的洗禮，未經改換的本來面貌，就是凋謝了也是化作春泥供給母體呀！

花園裏栽着的花，真是爭妍鬬麗，萬紫千紅；花的名字林林總總，一時難以道盡。有的花是經過改良種植，有的花是從他國移植而來，有的花是從各種不同類的花枝駁接而成，有的甚至從一棵樹上開放出幾種不同顏色的花朵來。

花的本身是無知的，是文明的人類使它們變成妖艷的模樣，是社會的「護花使者」把它們改成高貴的型格。燦爛的青春年華只有剎那的一刻，但衰老的淒慘歲月却是無盡的。當你在賞花的時候，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花開，並不是生命的永恒。

花謝，却是生命的終結。



(一九六二年三月廿七日)

巴利

這並不是一個什麼重大的節日，巴利裡的人群却在熙來攘往，就像是河中流動的水，不到乾涸的時候，永遠看不到一個空位。晨空裏瀰漫着一陣陣喧嘩的聲音，嘶喊着的似澎湃的海洋，吵雜得好像是工廠裏機器的聲響。

巴利的早晨是一個忙碌的早晨、一個永遠不會安寧的早晨。

像一個初次背槍上沙場的新兵，我隨着提了菜籃的人群混進了巴利裏。有如鄉下佬進城，見了樣樣東西都是那麼新奇，一塊塊的肉掛在鐵鈎上、一條條的鮮魚在石檯上、一堆堆的青菜堆在地上……

如在海上吹起了暴風，巴利的人潮越湧越擠。生活着的人群不能脫離巴利而生活，巴利是一個豐富的食物寶藏，它永遠不會使進來的人失望。爲了生活，人們來到了巴利，爲了吃，人們來到了巴利，因此，巴利裏的人潮不絕，在晨早、在午後。

對於巴利我是生疏的，幾曾看到我提了菜籃到巴利去？偶爾一兩次從巴利經過，最多也不過是抬頭向四周望望，便匆匆忙忙地走了過去，所以巴利不會給我留下一個什麼印象。

今早，不知是我閒得無所事事，抑是心靈的深處有所感觸，我竟然走進巴利，隨着流動不息的人群，在吵雜、擁擠的巴利裏旋轉着，沒有目的、也沒有冀望。

巴刹裏的一切永遠是不會有秩序的，青菜到處亂堆，連行人道上也給堆得狹小了。人也沒有秩序地在走着，橫衝直撞，簡直不理會前後是否有人。而有的却索性站着不走，爲了那區區的一角五分錢而猶豫不決。攤主們手忙腳亂地團團轉在應付顧客，拉長了聲音，放長了聲浪；使初次身歷其境的我，聽了真有震耳欲聾之感！

跑着，跑着過了一攤又一攤。在人群中，人家撞着我而行，我擦着人家而過。從我身邊經過的不是提了菜籃的主婦，就是拿着一包包魚肉、一扎扎菜蔬的先生們。反觀我自己，雙手空空如也，只要一見有人注視着自己，我就覺得那雙手不知放到那裏去才好。

以前我沒到過巴刹，我一直在想幾時才能到巴刹去跑一趟。如今我置身在巴刹，然而我却後悔我茫然地走入了巴刹。在巴刹裏我見到的只是形形色色的人群、嗅到散發着的魚蝦的腥味、碰着亂堆着的菜蔬、走着積着水的狹小的人行道，以及聽到陣陣的喧嘩聲。

既然巴刹不能使我留戀，我也該走了。隨着移動的人群，我步出了巴刹。

走在巴刹旁邊的馬路上，我被由後面傳來的叫賣聲吸住了。

「平賣，平賣，菜心一角……」

「黃瓜、白菜、豆角……兩角，一角……」

「大姑，買菜無？平平賣！」

叫聲彼此落地交雜着，不知是聲音弱了一點，還是菜色不能使人看上眼，經過的人若無

其事地過去了，偶爾一兩個轉回頭向叫聲的方向望去，但沒停步，也就過去了。

佇立了片刻，我向那兒走去。只見在路旁擺了好幾個大菜籃，籃裏放了一些菜蔬。幾個頭髮斑白的老者在各自守着個兒的菜。他們的目光注視着每一個經過的人，招着乾癟的手，喊着沙啞的聲音。可是差不多每一個到巴利來的人都不把他們看在眼裏，他們的菜就好像是不配給人吃的。一天裏他們只能遇着幾個和他們一樣窮的人和他們交易……

「阿婆，馬打車來啦！」是一個小女孩的聲音。

「嘟嘟……」一輛黑色的警車從巴利的那頭風馳駛來。

剎時幾個賣菜的老人如夢初醒，推開了菜籃，拔足逃跑，路旁只留下了菜籃。車停住了，幾個警察從車裏下來，向四周望望，找不着要抓的人，在失望中他們將菜籃統統搬上警車。很快地，警車的四周立即圍起了一道厚厚的人牆，我也是其中的一塊肉磚。

人們在議論着、交談着。談的是什麼，我不知道。好容易地我才弄開了一個空隙，從人牆內鑽出來。

以前我想像中的巴利是美好的、安靜的，誰知我見到的巴利却是充滿了緊張的氣氛，在巴利的邊緣還有不被人注意、爲了生活而提心吊胆的人。

我離開了擁擠的人群，我離開了喧嘩的巴利。走在回去的路上，我覺得我的心被什麼積壓着似的。「嘟嘟……」警車從我的身邊擦了過去，那聲音彷彿是勝利者的呼號。……

旱後雨

不會從天上滴下過雨來，已有一個很長的時候。飄葉後的黃花樹更顯得衰頹了，路邊常遭人蹂躪的野草，如今都枯黃一片，再也見不着以往蓬勃的生機。花園裏那些向來嬌生慣養而如今又得不到照顧的花卉，也枯萎了不少。

往日流水潺潺的蕨河上流，現在已可看到鋪滿黃沙的河床了；小溪流更是滴水不存，收割後的稻田呈現着龜裂的一片。屋後的荷塘更是將乾涸見底，雖然荷葉已枯黃了不少，但還不至於絕跡。扭開自來水的開關，來水也不似以往的急流了，可幸的是不會有受制水之苦。在灼灼的太陽霸守下，風已沒有了踪影，偶爾一兩陣從身邊吹過的，那只有使人感覺到一股熱流而已。汽車從路上奔馳過去，半空中即佈滿紛颺的塵埃，酷熱的天氣滲進一陣陣令人悶窒的灰塵，呼吸也似乎是件苦差。

蒼穹裡難得見着一塊烏雲，更看不出有什麼將要下雨的預示。偶而在天邊掠過一兩陣淡黑色的雲腳，可不知使那些望着它的人歡喜到什麼程度。但它們總是飄浮不定的，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只要一個極短暫的時刻，那原是不甚黑的雲塊，都已化成淡淡的雲絲，穿插在白雲的罅隙間，抬起頭仰望的人只好嘆一口長長的熱氣。

橡林裡枯黃的膠葉正飄飛着，橡樹只剩得光禿禿的枝幹。沒有雨水的滋潤，橡樹何時才

能抽芽？每天早晨膠工擔着桶，踏着沙沙的落葉，下午擔着只盛着幾滴膠水的桶回來，依然踩着落葉沙沙聲。炙熱的陽光從沒有遮擋的枝幹間射到滿地的黃葉上，乾枯的落葉一遇着星星之火，於是野火就開始在橡林裡燃燒起來。在旱天裡，野火燎原就是這麼一件常事。

不必打雷，也不需要閃電，向着蒼天祈禱，只希望它偶然降下一場大雨，澆遍乾燥的土地，填滿淙淙的河流，洗盡重重的灰塵，滋潤苦悶的心田……

沙沙沙……，呼呼呼……，兀地裡，意料不到的雨夾着急風如銀箭般一陣一陣地射落大地上，剎時間萬物彷彿都從昏沉的睡夢中甦醒了。旱季裡，落下的雨就如甘露似的令人珍貴。

撐傘的人帶着笑臉在路上走着，許久不曾嬉水的孩子們在屋子裡望着落下的雨水在互相使着眼色。屋簷下排列着大小形色各異的桶，難得下一場大雨，盛些水來洗刷屋子，這是主婦們感到最合算的一回事。

乾燥的土地裂縫，經帶着泥漿的雨水流過，都已結合起來了，原來是乾涸了低窪的土地，如今也開始積着泥濘水。河裡的水又開始在潺潺地唱着急速的歌，荷塘的水也隨着時間的消失而漸漸在漲升，雨點打落在荷葉上，不斷濺着無數的水花，幾朵剛開放的荷花在風雨裡垂頭擺腦；花園裡剩存的幾棵花枝，也在那兒搖晃顛垂，令人擔心的是它們是否經得起風雨的考驗。高大的椰樹隨着風的急速在前俯後倒，枯草得着了滋養，不久後也該綠油油了吧。

門外的橡膠林被遮着一層白茫茫的雨幕，陷入縹緲迷茫的境界裡的橡樹，是否在吮吸着

渴望中的甘露？待茁長的苞芽也正在發着蓬勃的生機？

醞釀的大水溝已漲起了溷濁、污黑的流水，許久來水溝一直在向過路的人散發着濃郁的臭味，經這次大雨的義務洗刷，那難於入鼻的氣味也該絕跡了吧！幾雙不知打從那兒來的鴨子，正在水溝邊徘徊、躑躅，若不是溝裡的水流得太急，誰敢說在污黑的水中嬉戲着的不是牠們呢。

雨終於落下了。不是霏霏的細雨，也不是時停時續的陣雨，落下的是滂沱的長命雨，能驚醒萬人的急雨。時鐘的分針已旋轉過好幾個圈了，窗外的雨仍舊是在連綿不斷地洒着，飄着……

（一九六二年三月）

豆蔻樹

我迷戀過朋友口中描述的風光旖旎的板榔嶼，我也曾被朋友從板榔嶼帶回來的豆蔻片逗引得垂液三呎，我更曾爲了那馳名遐邇的豆蔻而在睡床上添了新的夢境；但虛渺的夢境是永遠不能滿足我心靈中的渴望的呀！

這應該解釋作是怎麼樣的一個機緣呢？在燕子城裡，我看過渴念中的豆蔻樹、我嘗過了親手從樹上採摘下來的豆蔻果。

有一天，偶向朋友提起豆蔻，他告訴我這兒有個「豆蔻山」；同時他還樂意做我的嚮導，擇個假日帶引我到那裡去。爲了見識豆蔻的廬山真面目，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下來。

以前我又那會想到過在荒山野嶺裡會生長出豆蔻樹來呢？在我心目中的豆蔻樹應該是一定要在圍起籬笆的園裡生長，而且每天要工人小心翼翼地照料才會長大、開花、結果；那時我是這麼想：這並不是普通的菓子呀！在半島上，豆蔻油是聞名遐邇的，豆蔻肉是炙膾人口的，它們僅是出產在明媚秀麗的板榔嶼。

但現在我所看到的、我撫摸着的葱龍蒼翠的豆蔻樹却是生長在這人跡稀少的橡膠山上的呀！我口中啖着的豆蔻果也是親手從樹上摘下來的。雖然在這叫「豆蔻山」的土地上只有那

麼的幾棵豆蔻樹生長着，有的甚至還未達到結果的年歲。可是它們安然地生植在這塊不被重視的土地上，沒有得到人工的照顧、沒有得到額外的肥料，它們照樣是自由自在的開花、結果、繁殖。這些我以前又何曾料到呢？

朋友雖然知道燕子城有豆蔻樹生長在郊區的橡膠山上，可惜他却不懂得豆蔻結子的季節，所以我們這次踏着腳車沿着崎嶇的山路顛簸地行着、在窄小的阡陌上穿行着，專程尋訪的結果，僅採到區區整十粒小拳頭般大的豆蔻果；雖然大掃其興，可是想起能有機會見到難得一睹的豆蔻，可謂給予心靈上無限的安慰，同時吃着那味甘而帶薄荷味的果肉，也就忘卻來往路途的艱難了。

是的，豆蔻樹我親眼見過了，豆蔻果我也親口嘗過了、但是你說我應該怎樣下筆來把它們在紙上描繪一番呢？

你也許見過番石榴樹和柑樹吧，豆蔻樹就是有點像番石榴樹，不過它的樹幹比番石榴樹粗壯，枝桠也多得很，單葉子密密匝匝地互生着，就好像是柑樹的葉子一般。豆蔻樹是屬於裏荷科的草本植物，高約丈餘，樹枝堅韌，有的約在三呎高處就有枝幹，所以易於攀爬。

聽說豆蔻果有的似拳頭般大，可是這次我們因為去得不合時節，所以只能見到小拳頭大的而已，也就是差不多和普通的番石榴果一樣，但形狀却不致一致。豆蔻果帶圓形，中間有凹入的痕線，如果子愈成熟則痕線越見深入。豆蔻果的核仁香氣極濃，可製成藥料；它們是

一種朔果，若成熟了在樹上沒人採下來，它們會自動地裂開，讓種子落下而繼續繁殖。

「豆蔻山」上的幾棵豆蔻樹，因為是生在離開市區而偏僻的橡膠山裏，所以只有少數的人知道它們在存在而偶爾去採擷一些果子。雖然它們生長的地方是那麼荒僻，路途是那麼難走，但因為它們是一種鮮有實用的果子，就是再遠一點，人們知道了也是會去找尋採擷的。

我們人類也能像豆蔻樹一樣嗎？生着的是一棵平凡的樹，結出的是一種不平凡的果。我們為什麼不向豆蔻樹看齊呢？不計較生長的園地、不等待別人的施肥照料，自個兒在沉默中慢慢地生長、茁壯、結果。終有一天，會被人發覺你的貢獻而加以讚賞的，就像生長在「豆蔻山」上的豆蔻樹一樣，知道了它們的存在和貢獻的人愈來愈多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

綠

一連幾個月不曾下雨了，那些爬在籬笆外的牽牛花本來是極其茂盛蒼翠的，但因為受了灼熱的陽光的蒸發，而又沒有足够的水份來吸收，所以這幾天來見它們愈來愈枯萎下去了。除了早晨少許的露水能使它們舒展一下乾枯的葉子外，一到午間，只見那些被陽光蒸發掉水份的葉子，好像就要從花籬上掉下來似的。

籬笆下的野草也擋受不了這熱流的侵襲，除了枯黃的以外，餘下的也像八九十歲的老太婆一樣彎曲了腰。還有那茂盛的茅草坡也無緣無故地被野火燒去了一大半。

門前那兩株黃花樹的葉子已經飄落完了，只剩下一枝枝光禿禿的枝桠指向天空。在已往的日子，這個時節正是發芽生葉的時候，可是因為天旱的關係，在樹上遲遲不見有一點生機。

種在花盆裡的花似乎較有一點生氣，因為它們每天還能得到主人的澆洒一番。不過在炎熱的午間還免不了像個患上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一樣，連花枝花葉都軟化下去。

總之在猛熱的陽光下，似乎一切綠意都被驅逐走了，剩下的全是令人看不慣的枯黃和荒涼，給以一種說不出滋味的感受。

下雨吧！許久來人們早已把雨水當作甘露了，可是老天爺却偏偏有意跟人們作對似的，

從來不曾見過天邊飄來一朵烏雲，或聽見過一兩聲令人掩耳的響雷。

下雨吧！雨怎麼還不下呢？……

天無絕人之路！人人所渴望着的大雨終於降下了，雖然下雨的時間不長，但一連三天來都有一兩小時的傾盆大雨，倒向田野間，倒向乾燥裂縫的土地上。

土地經過了雨水的洗擦和滋潤後，大自然的環境已全改變了，一時耳目爲之一新，睜開眼看到的是綠的樹木，轉回頭看到的是綠的花草。

當我步近了籬笆一看，啊！牽牛花比雨前更繁盛了，不但花葉青綠得可愛，連紫色的花朵也開遍了整個籬笆。在微風的吹拂下，輕搖着的花朵，好像一大隊凱旋的兵士在吹着勝利的號角，使我看了不能不對這經常被人瞧不起的花朵肅然起敬。

任誰都知道凡是野生的東西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潛伏着的堅強力量，不然它們是絕對不能隨地插足而生的，就看野草吧，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記得白居易當時曾這樣寫道：「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說要推翻這首詩內所含的真理，因爲事實始終是不能使人否認的。

想到了這裡，我往地上一看，我脚下踏着的竟是一堆欣欣向榮的，綠油油的野草。幾天前還是枯黃一片，如今却綠茵遍地了，就是曾經被野火燒掉的茅草，現在也茁出了青綠的新芽呢。在沒有春天的半島上，我應該說「野火燒不盡，雨水淋又生」了。

那兩株黃花樹更像被注射了一枝強烈的生命劑一般，現出了無限蓬勃的生機。本來它們好像是一對枯樹屹立在門前，可是今天它們是與幾天前的斷然不同了，只是那佈滿了整樹的嫩葉子，就青綠得討人喜歡，再過幾天它們就蔥蘢蒼翠綠陰鋪地了，說不定還會點綴着千萬朵細細的小黃花呢。

軟弱的花枝也一改往日的焦容，鮮花在枝頭怒放，花蕾也爭先恐後地觀看天日，綠葉陪伴着萬紫千紅的鮮花，顯得是那麽雍容華貴；使人見了真想摘它一把，可是爲了保持美觀，爲了使別人也有機會欣賞這紅花綠葉，這又是動手不得的。

綠是人人都喜愛接近的顏色，綠色的世界是令人陶醉的。我就是一個着了綠色的靈感而經常纏繞在她的懷抱裡的人，每當我沉醉在綠色的懷抱中時，我只見着一切都是綠色的夢幻，體味着夢幻的快樂，而忘掉原本的自己。

綠色多麼使人喜歡，綠色多麼令人神往，感謝你呀，雨水，在苦旱的日子裡你給我帶來了渴望中的綠意，但願這是永久長青。

（稿於望燕窗下。一九六五年四月修）

黃昏●甘榜

像一個將要開始長途跋涉的旅人似的，我踏着一部古老的腳踏車，在甘榜底泥路上慢慢地追趕那個漸漸向西沉落的夕陽。天邊有一群慵倦了的飛鳥在恣意遊弋，牠們不須再趕路奔波了。

朝陽的高昇給了人以蓬勃的感覺，那麼夕陽的沉沒是否也會引起人的難捨難分的戀情呢？我不敢以自個兒的答案來爲所有的人回答，但又不能禁止自己把答案寫下來。這樣說來你是一個貪戀夕陽的餘暉的孩子囉？也許你會這麼問。對了，當時間允許我追趕夕陽的話，我就會沿着泥路在甘榜的廣闊的田野間留連一個晚霞燦爛的黃昏。

我不是孤獨的旅人有着鄉思或旅愁，所以我不必將夕陽拉長了的孤獨而瘦長的身影拖着走得更快。伴着古老的腳踏車一聲又接着一聲的呻吟，我緩緩地踏着，在一條顛簸的凸凹不平的小路上走着。

鳳凰木的花開放得滿樹通紅，一棵棵企立着點綴着黃昏下的泥路。火紅的花朵放不出永恒的光亮，但却招引來了無數的甘榜的孩子，樹頂上有的在用力亂搖樹枝，似乎欲將一朵朵嫣紅的花搖落，有的採擷了花枝往地下拋。樹頭邊的孩子們帶了嘻哈的笑臉在搶被拋下的花枝，在接被搖跌的花朵。拾到了花的孩子們發出勝利的笑，笑聲傳過了黃昏的天邊。

田野沒有綠禾，也沒有幼秧，收割後的稻田乾枯得不剩下一滴水。夕陽下的輕風走着迢遙的路，她吹動了掛在蒼穹里的彩霞，她吹動了高矗在亞答屋邊的椰樹，她吹動了靜止的河水；她吹過了田野，除了貼地的小草，一切草木都在搖曳生姿。田疇是廣袤的一片，站在田畦上可望見左右兩邊的高腳亞答屋，以及遠處山麓下的橡膠林。

幾隻老牛帶了小牛優閒地在乾枯了的田間吃着那些似乎是剛發芽的野草，「母呀……」偶爾老牛發出一兩聲長長的嘆息，那聲響馬上在空間傳開去，難道老牛也會嘆賞：「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嗎？抑是牠們在作着衷心的感激：感激你呀夕陽，只有你的到來，我們才有這麼的閒情逸緻在啃田園里的野草。

乾燥的田地也是孩子們玩樂的場所，在兩塊方田格中間的阡陌上，他們豎起了木板，掛起了網，以木板做成的球拍在打着羽球。甘榜裡的孩子們還有這點小聰明，把田格做為羽球場是很理想的場地呢。雖然地龜裂了而凹凸不平，但他們玩起來却是那麼地高興，那麼地有趣。

放下了腳踏車，我在路邊貯立。夕陽下的輕風還在走着迢遙的路，燦爛的晚霞仍然在變幻，高聳的椰樹依舊在搖擺。

——伯仄，稻收割了許久，田地怎麼到現在還不耕呢？

——哎，你不知道天總是不下雨，在苦旱的日子裡那有水來耕作呢？你看這個天幾時才

有雨水降？

我禮貌地問了一個從河邊垂釣回來的馬來老農夫，但我想不到他的答覆也是一個問題。我應該怎樣來回答他呢？我在想：給他幾句安慰的話語？或是向他解釋幾個天文的名詞。當我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他默默地走開了。他肩上升着竹竿魚釣，手中拿着一串小白魚，我凝望着他慢慢地向前走去，他帶走的是一個怎麼樣的心情？是不是一個在明天能見着傾盆大雨倒向田園的願望？……

踏上了腳車，那蒼老的聲音又在呻吟。前面有一縷縷的白烟在裊裊地上升，那烟絲飄過了椰樹梢頭，飄入了蒼空裡，差不多就遮蔽了半個黃昏的天邊。起先我以為是誰家的炊烟如此濃郁，想不到那是在椰樹頭燃燒起的垃圾火堆，幾個赤脯着上身的孩童，不知從那裡拿來了一把廢紙往火堆一塞，登時火光紅亮起來，於是白烟遂被烘烘的烈火張大口吞噬了。在屋子周圍打掃的大人一聲嘶喝就把放火的孩子嚇跑，沒有了引火的燃料，火終於熄滅了，煙絲復又飄升起，飄呀飄的，新升起的烟絲又和原先停留在半空的白烟連接起來了。

夕陽下的輕風走着迢遙的路。但她已落在夕陽的後頭了。看，西方只剩下一片淡淡的霞光，夕陽不是已沉落下去了嗎？甘榜安祥地渡過了黃昏，接着它又要以雙手去擁抱那個即將光臨的恬靜的夜神了。

在暮色下陪伴着我的古老的腳踏車，依然不斷在呻吟，聲音又是那麼沙啞。黃昏的時光

在甘榜消逝，我也該把腳踏車掉轉頭了。

輕風在夜裡一定要走着迢遠的路，她是否會把我在黃昏的甘榜中，促使古老的腳車留下那沙啞的呻吟聲帶走呢？會的，夜的甘榜將有一個安寧的夢。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綠色的高原

離開了綠色的高原，我將永遠記取在高原上的日子。但我不想以詩人的詩句來把高原歌頌，也不想以畫家的筆觸來替高原描一幅雄偉的大自然圖，更不想以歌手的美妙音喉來爲高原唱一支禮讚的歌。我只能以平凡的字眼、真實的感情，向你述說我在高原上的感受。

像其他的同伴一樣，我也是第一次投入高原的懷抱，當然對高原上寒冷的天氣不很習慣，不見太陽的白天要穿了寒衣在漫步，夜晚倒在床上也要多加一張被。

雖然是在寒冷的早晨，但我總愛踏在沾滿露珠的青草地上，在濃郁的晨霧裡迎接那將給高原上的人們帶來溫暖的陽光。高原的寒流從來不放過侵襲他人的機會，一次又一次的早晨，我都穿緊了寒衣，在綠油油的草地上等待陽光。終日生活在猛烈的陽光下，我並不覺得陽光的可貴，但是在寒冷的時刻裡，我却多麼地渴望着能晒到陽呵！

我已記不清每天在濃霧裡要打了幾個寒噤，才能見到在山的那一邊現出了一片朦朧的白光，那光線要衝出重重霧圍，才能投射到這被寒流所縈繞着的高原的土地上來。接受了第一道陽光的撫摸，我幾乎要脫口高聲喊了出來，我要喊什麼呢？我想你是會知道的。

有誰能否認太陽那偉大的力量呢？看！白霧在陽光下蒸發了，停留在樹枝上，草葉裏的露珠也一顆接着一顆地溜落在地上。這時同伴們也一個接着一個踏到草地上來了。對着升起

的太陽，我只能默默地唸道：你驅走了寒流，你帶來了溫暖，啊！偉大的力量。

爐邊閒談可說是在高原上最有情趣的享受。當屋外飄着迷濛的細雨，或是在寒冷的晚上，掩好了大門，關緊了玻璃窗，生起了爐火，集合了友伴們，大家圍在爐邊，毫無拘束地高談闊論；時而笑聲與屋外的呼呼風聲相應；時而歌聲與爐裡辟辟拍拍的柴響聲混雜。你想，在這麼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氣氛下，我怎會不忘掉一切的煩惱，把一切的悶氣勾消。你嚮往這麼的情景嗎？不妨在你的腦海裡也構造一幅吧！

落雨的時候，雖然天氣要冷得多，但我還是喜歡這麼的一個時刻。不圍爐的時候，我會獨個兒倚在窗前欣賞那情調優美的雨景；計不完的晶瑩剔透的雨絲，佈滿了整座高原，遠山近樹都陷入縹渺迷茫的境界裏，眼前的一切都變得神秘起來了，這不是很富有詩意嗎？可惜我不會寫詩，不然你也可以在詩句裏窺視到高原那優美的境地。

你是知道的，我是個愛山的孩子。以前我曾對自己許下了一個登金馬崙高原的願望，多接觸大自然，如今真的如願以償了。當我第一天踏上高原的土地的時候，我又有了另一個希望，希望能踏多一點高原的土地、多看一些高原的東西。這個希望也算是實現了，在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和友伴們開始漫遊高原，雖然不會遊遍高原的每一個角落，但我總算見着了以往在夢裏也渴望着看到的東西。

茶，是高原最大資源之一，在崎嶇的茶山上，我們見不到以採茶快捷聞名遐邇的採茶姑

娘。摘下兩片青青的茶葉，帶着失望的心情轉到農場和花園去，不知是土地特別肥沃，還是氣候的關係，高原上的任何榮蔬、花卉都長得與高原以外的地區有所不同，難怪在巴剎裏提到金馬崙三個字特別吃香，這些你一定比我懂得多。本來我是想摘些鮮花回來的，但想起旅途那麼遙遠，帶回來的花都枯萎了，那麼沒有意思。

在高原上，轉眼間就溜過一週了，當離別高原的那天，我好似有千言萬語蘊蓄在心頭，但我却拼不出一句話來，那是什麼原因，我自個兒也無從知曉。道別了友伴，我默然地踏上歸途。

我忘不了我曾在高原烙上了腳印，我更忘不了的是那在高原上得到的友誼。何年？何日？我才能再重投綠色的高原的懷抱裏？那時你是否也和我在一起？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八日）

都門巧會落日

帶着一顆激動不能安靜的心，我又一次趕到了都門。這偉大的、繁華的城，以往雖曾給我留下了一個鮮明的形象，但至今我還不會向她投贈那顆愛戀的心。

都門的一切顯示着都在變化、進展，甚至於那些曾是一度美好的，正像一天中會有幾次轉變的陽光，給了我們以各種不同的感覺。如今我是在日落前的都門蹣跚，我似乎在檢拾着那落日爲人間投擲下的餘暉，也好像爲落日中的都門記取一個美好的記憶。

街道在蒸發着剩餘的熱氣，行人似乎減少了，但車輛還是那樣匆忙地馳騁。在充滿了汽油烟味的空間獨步，我不會感到多大的興趣，但在生疏的都門裡，在匆匆的行腳中，我又該朝向哪一條寂靜的路走呢？

我是想爭取時間趕到與朋友預先約定的目的地，但僱不起那價錢昂貴的德示、坐不慣那由人用盡力氣蹂躪的三輪車，也無法分辨那一輛才是開往目的地的巴士，只得拖着一雙疲憊的腳在街路上向前走去，陪着我的只有那瘦長的身影。

都門的代表建築物——火車總站，遠遠地在向我招手。塗上一層落日的金黃而有着宗教色彩的龐大建築，不知是否比平時顯得美麗，不過我是喜歡這麼的色彩的。我在想，這兒會滴下不少離人的眼淚，也飄過團聚人的歡聲，這活劇日日夜夜都在重演着，是否會有那麼一

天，我成了這人生小舞台上的一個演員？

鳴……列車從站車裡開了出來，一個廂格接着一個廂格，長長地連着在鐵軌上奔馳而行。等待着車來了又去，這時月台上又有人在揮淚送行，又有人在爲重逢而感到無限的歡快！

徐風吹拂下的鵝麥河，伴着爛泥在流着淤濁的水，這水雖與我稔熟的河流一般，但我對她却是生疏的呀！是的，我曾聽過她的芳名，也讀過別人爲她抒寫的讚歌。以往也會在匆忙的行腳中在車窗裡一睹她的芳姿，可是在今天我才有機會伴在她的身邊，看一看她那潺潺的流水，聽一聽她唱一隻急速的歌。

鵝麥河永遠在流着夾帶爛泥氣味的水，流走了一個個的落日，流走了一個個的月昇，把苦難的歲月流去了，給這城市帶來了幸福繁榮。

如今又一個落日把餘暉向鵝麥河投射，流水反映着一片片黃澄澄的光。誰說落日留給人們的是一個蒼白的臉龐？你不看天邊有璨瓏的彩霞？河面上有閃動的金光？河邊有慕名而來的人？

在河的那一邊，朋友終於姍姍地走來了。我不知他是否對這條河有着過多的愛戀，抑是他要我培養一段對河的感情，他陪着我在河堤上彳亍。我想他是會對我述說一個河的故事，或者對着我給這河以一兩句讚語，但我是失望了，我們對着落日下悠悠的流水，只有默默地

跨着脚步。

走了一段路，我們在停車站踏上一輛剛停下的雙層巴士，步上了上面的一層。坐巴士我真有點厭惡了，但在高高的雙層巴士上，我不能說也有同感。朋友說，都門的雙層巴士雖然相當普遍，但他還是第一次坐呢。我忘了我是怎樣回答的，那時我們已經下了車。

落日終於沉下去了。遠處的霓虹燈在閃着五顏六色使人眼花撩亂的光。雖然明天照樣還有一個落日，但那時我已在另一個地方了。我對身邊的他說：我慶幸能在都門會見落日，美麗的落日曾照耀了我們留下的腳印……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西海岸之濱

八月的海洋不會有過平靜的日子。

這明媚秀麗的西海岸之濱——波德申，在八月中何曾有過安寧的時刻？潮來潮去，帶來的是洶湧的浪濤捲着陣陣的浪花；車來車去，引來的是轟湧而至的人群夾着聲聲的喧嘩。

我在這謐靜的環境中，在山城的懷抱裡生長的大孩子，如今居然也隨着熙來攘往的人群追趕到這湧着浪潮的西海岸之濱來。事先沒有準備而到來這兒是多麼不智之舉呀！假如你是一個好水的弄潮兒，你準會對着那一起一伏的波浪惋惜着。你後悔茫然地來了這裡，你羨慕那些在大海的懷中追逐，嬉戲的青春兒女們……

可是我呀，一個在山城裡終日與山作伴而不識水性的孩子，對着那深沉涵博的海洋，看着那似是熟悉而實是陌生的波濤和浪花，心中老生不起投向大海的懷抱的念頭。是我對海沒有感情嗎？是我對海發生了恐懼？抑是我對海的平靜與翻騰不夠了解？這你叫我應以怎樣的方式來作一個令人滿意的詮釋呢？

在西海之濱，我這是第二次踏着它那潔白的細沙。第一次邂逅她是在五年前呢！五年來它可曾變了？我已無從搬出它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來互相比較了。那時我又那會想到五年後才能作第二次見面？我在模糊的記憶裡，它好像是以一個平靜的海面在迎接我第一次的光臨。

海在打着一陣緊接着一陣的急浪，弄潮兒在水裏讓一個高大的浪頭從身上打了過去，又在等待着另一個更高的浪頭打來。他們玩得心花怒放，好不開心啊！

沙灘上全是人影，在曬日光的，在玩細沙的，在檢貝殼的、在漫步的、在獵影的……，與海中那些游泳的，在浸水的，在打水球的、在追逐的、在打着嘻哈的……，相對相印，人們來到優美的西海岸之濱，好像除了游泳和玩沙外，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又有幾多人知道一個人對着海洋會有怎樣的遐思？又有怎樣的願望？

海是奇怪的東西。有時人會覺得它是可愛的，但她不是也曾被人詛罵過？看，在沙灘那頭，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正在堆着沙人，正當他將要完成他的傑作的時候，一陣急浪從海裏衝上沙灘來，孩子的沙人也就被那陣浪濤沖毀了。那孩子皺起了眉頭，望着那被蕩平的沙堆，你想他心裏是不是有一陣對海的辱罵呢？

看了那個被浪濤沖毀的沙人，我又想起了一幕真實的人間慘劇。這慘劇是在不久以前發生在這秀麗的西海岸之濱。不須我在這兒重述那悲慘的故事了吧。春節的一個吉日裏，無情的海浪打翻了一隻載人去求神許願的舢舨，十多個虔誠的信徒就這樣在浪濤下犧牲了。你說海是可愛？抑是可惡的？

有那個是喜愛怒吼着的海洋？平靜安寧的海面才是人們所冀望，所熱愛的吧！海的上空有海燕在飛翔、盤旋，沙灘的樹陰下有遊人在靜坐、私語，海風輕輕地陣陣吹過來，她將吹

走人們慵倦的臉容，海面上浪紋將會帶走人們腦海中的痛苦的輓痕，澆水的孩子也不必害怕洶湧的浪濤，新婚的夫婦也將會對着平靜的海洋，追溯過去那甜蜜的戀愛史。海洋，假如你永遠平靜無波，相信那時人間也就沒有黯澹的日子了。

西海岸之濱的八月，海洋在怒吼，浪花在翻滾。八月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季節呀，風風雨雨裏的浩瀚罔際的海洋，幾時才有一個安恬無波無浪的日子？當我揮手告別了他，那海潮仍在捲着浪花。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五日）

踏醒高原的夢

插上了早想高飛的薄翅，我飛向曾在腦海裏醞釀成熟了的詩一般之境地的高原。從此登高原的幻想就跳出了我的夢裡。

高原的四月是多雨的，飄洒着的迷濛細雨爲蜿蜒企斜的路舖得濕漉漉的，綠色的迂迴鬱林在雨中仍然做着那郁郁的古舊的夢。

落日爲高原的山城塗上一層淡淡的色彩，遠道而來的旅客們，在黃昏中靜靜地領受那不知由何處吹過來的陣陣寒涼的風。

重重的青山，綠綠地的草地，彎彎的道路，高高的岩壁，皚皚的白雲，淙淙的流水，涼涼的輕風，霏霏的細雨；眼中的高原就是這麼一幅幽美的圖畫，你說，這是不是一塊美好的土地？

我是那麼地喜歡她，我想我應該爲她抒寫一首歌頌的長詩、爲她彈唱一支禮讚的曲子。可是我一直都不會寫過一個字眼，也沒有唱過一隻音符。難道說這也像是一個初戀的青年，對着他的情人時，綿綿的情話總是藏在心靈的深處？

月娘的光華不吝地倒瀉在高原的懷抱裏，年青的腳步踏着月光在馬路上走着。溪流在輕輕地唱着催眠曲，樹枝在附和地打着拍子，聽不到夜鳥的啼唱，聽不到蟲豸的高鳴，靜啊！

多麼謐靜的時刻。

失落了一顆甜蜜的心，沉沒了所有美好的歡笑，如今正是追尋一個飛舞的旋律的時候，如不，沐浴在這麼美好的月光下，也該去尋覓一支開啓回憶的門扇的金匙了。

夜風輕輕地吹開了衣角，也撫摸了每一個帶笑的臉龐。她彷彿低聲地對着在夜路上踏着「噠噠」聲響的大孩子們說：高原在做着亙古的舊夢，放輕你們的脚步，降低你們的笑聲吧！聽一兩聲溫柔的囁語，總比踏醒高原的夢來得有含蓄的詩意。

誰不說孩子都淘氣的？你看大孩子也如此呢！風的話沒提醒了他們甚麼，那不過是一陣討厭的襲人的寒夜風，他們還這麼想哩！我呢？照樣是踏着「噠噠」的脚步，直到推開那扉半掩着的大門，我也是淘氣的孩子了？

是那個在火爐裡加了柴，辟拍辟拍，烈火張大口饕餮地吞噬所有停留在客廳裡的沉默。圍在爐邊享受一刻烘烘的暖氣吧！講一個原始的故事、吟一首年青人喜愛的情詩、唱一隻歌、跳一圈舞，來到了高原就該盡情豪放地歡樂，爲你自己填上原是空白的記憶頁，爲寂寞空虛的高原更換一個新的世紀的夢境……

明天，當高原初照射到陽光，年青的脚步又要在沾滿了晶瑩的露珠的草地踏着，在鋪着溫暖的陽光的路上踏着，踏醒沉睡在原始世紀中的萬物、踏醒高原那古舊的夢，讓她掙開睡眠望一望陌生的臉龐，到了晚上好換一個嶄新的夢。

（一九六二年五月卅日）

夜渡蘇河

那巴士像發了怒而無羈絆的雄獅，衝出了燈火輝煌的獅子城，衝向黑黝黝的市郊。

車不斷地在黑暗的、沉靜的道路上奔馳。天上沒有月亮，只有疏落的星星，除了車前發出的燈光照着前方的柏油路外，四周是黑的，看不清什麼景物。

在這寂寞的歸途上，原是吵什的引擎聲，現在倒像是一支悠揚的催眠曲了。我伏在前座的靠背上，竟然入了夢鄉。

不知過了多久，我在睡夢中被同伴們的喧吵聲驚醒，巴士已經停下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向車內張望，原來是同伴們爭着下車。

「現在才到峇株？」我問C君。

「不，是蘇坡。」

「怎麼渡峇株河我不知道？」

「因為你睡着了，沒有驚醒你。」

巴士駛向停在岸邊的渡輪，原先站在岸上的我們，也開始步入渡輪內。

是午夜時分了，蘇市在酣睡着，只有街燈在散發着柔弱的光輝。午夜的風冰涼得很，當它從身邊吹過，使你不禁打着寒噤。

渡輪的摩哆響起的卜卜卜代替了巴士的引擎聲，那浮在水面的笨重的軀體開始在蠕動着，漸漸地那在渡輪上的一切都離開了碼頭。

在渡輪上，同伴們大多倚着欄杆在高談闊論，在這裡我却不和他們聚在一堆，我獨個兒倚在欄杆的一角，俯望着那夜色裡的蕪河。

夜的蕪河本是平靜的，我們這批旅客的橫渡，竟在她身上劃起了道道浪花，那飛濺起的浪花，打着渡輪，有時竟濺上那握着欄杆的冰涼的雙手；她好似在抗議我們驚醒了她甜蜜的好夢。

蕪河，這道我熟悉的蜿蜒曲折的河流，她發源在我生活的燕子城，不知多少個晨早、黃昏，在蕪河的上流，我在徘徊、躑躅。我經常繾綣在她的懷中，對着流水悠悠的蕪河，我有訴不盡的戀情。

今晚，是第二次了，我置身在遼闊的蕪河中，我看到了她的真面目，她是那麼秀麗、可愛，那河水始終是默默地流，流走兩岸的不幸，流走一切的齷齪。

在蕪河中我曾聽到她在歡唱，也曾聽過她在低吟……

蕪河在歡唱祖國的新生，歡唱兒女們的熱情。每天渡輪在她懷中駛過，舢舨在她胸中自由划行，載着一批旅客過去，又載着另一批旅客回來，每回蕪河都不倦地爲來往的旅客們高歌，木槳在打着拍子，摩哆在夾着和奏，歌聲在蕪河畔飄揚……

夜裡，不管是月光傾瀉，抑是星光閃閃，蕪河都在低吟，她也像是在控訴着什麼。夜色下，過往的旅客少了，渡輪守候在碼頭，舢舨停止了工作，河水緩緩地不斷向馬六甲海峽流去，在夜的河畔，河水帶送着的是蕪河的低吟聲……

卜卜卜，……，在謐靜的黑夜裡，摩哆聲格外地響亮。我在渡輪上呆立着，望着脚下的河水，水面有倒映的星星。是的，若今夜有明亮的月光，河水被映照得金黃一片，這該是多富有詩意的情景呀。我這麼地想着。

在渡輪上只有一輛巨型的巴士和一群年青的我們。同伴們在欄杆邊愉快地談笑着，蕪河的低訴沒人注意去聽。只有我——一個對蕪河似乎了解的年青人，靜靜的在聽着她的傾訴，漸漸地我好像跟她談起話來……

在寂靜的夜裡，蕪河怎能不在發着控訴的低吟呢？漫長的白天，在兩岸時時刻刻都在上演一幕幕人生的戲劇，悲劇又比喜劇上演的機會多，那時刻都在目睹耳聞的蕪河怎能看得順眼呢？

前次，就在這條美麗的河畔，我親眼看着一齣戲劇在表演——

那天，我們從M城到這裡，已是中午了，蕪河照例是沒有波濤地靜靜流着。在還未跨上渡輪前，巴士停息在岸邊，同伴們都下車買食。這裡有小販，有賣馬票的孩子，有賣雪糕的孩子，也有不少提了美麗的鳥兒在人群中旋轉的巫族男童，他們在兜售那些從森林中捉來的

小鳥。

不一會，笨拙的渡輪由彼岸駛了過來，一批汽車從渡輪中駛上了岸，我們的巴士擁前去。就在這時，岸上人群的秩序動亂了，兩個巫族男童正在撕打着，一會兒相抱，一會兒拳腳交加，打得好不激烈，不久，看熱鬧的人們漸漸加多，而把兩個「小鬪士」圍在肉牆內……渡輪的摩哆在卜卜卜地響起了，接着緩緩地遠離了岸邊，以後在那岸上上演的活劇的結局怎樣，我可不知道了。

但是，那兩位同族的孩子為什麼會無情地互相毆打呢？爲了爭賣一隻鳥兒回去養活年老的雙親？爲了打抱不平？爲了一塊麵包？這些都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你要知道嗎？請去問問那善良的蘆河，晚間去聽聽她的低吟吧！

我知道在蘆河畔發生的悲劇並不是這麼簡單、平凡，我曾聽過一位朋友對我描述一個在此發生的一幕人間的大悲劇，結果是那位主角投入了蘆河而與世長辭了。那悲劇的故事，不必我在此重述，誰不知道在蘆河會發生過這麼一回事。蘆河輪在祖國的土地上是那麼久遠了，她親眼看着祖國不斷地在演變，她也洞悉黑暗的人間，所以她会歡唱，她又低吟，可惜那流水始終是默默的，那歡唱是急速的，而那低吟却是無聲的，不然，我會知道更多悲劇的故事，更多歡樂的場面。

在連續不斷的卜卜聲中，渡輪終於把我們載到了對岸。跨上巨型的巴士，我們道別了蘆

坡，車開行了，我戀戀地回頭望着那流水悠悠的蕨河，在灰暗的夜色下，只見河中疏點着閃閃的星星，星光在河水中搖晃着，顯然地蕨河之水還是不倦地在向前奔流。

（一九六一年四月）



古來之遊

從燕子城趕來丁能過了一夜，我又匆匆地在晨霧中踏上了南下的火車。本來故鄉丁能是我此次年假行程的終站，後來想起住在古來的一位未見面的文友，所人才決定順道南下作第一次拜訪。

今年的春節幾乎與巫族弟兄的開齋節同時來臨，所以到處都有加倍熱鬧的氣氛，尤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更被來往的旅客擠得水洩不通。我原想用在火車上的四小時來補眠的，誰知我竟被各站上上下下的搭客吵得不能入睡。

滿腦起伏不定的思潮，望着車窗外那大自然的景色，也沒有心情去欣賞。想起此行實在是冒昧之舉，事前沒有給文友一聲通知，到了那兒不是要盲撞了嗎？F會在家嗎？他是否歡迎我到訪？這些問題在我的腦海中浮現不已。

幸好四小時的旅程不會令我覺得太長，在查票員一聲「古來」的驚醒下，我的精神爲之振奮起來。

步下了月臺，見到的都是一張張陌生的臉孔，若此行是事前的計劃，這月臺不是將會留下我們第一次握手的記憶嗎？可惜這兒只有我孤獨的一個人。

離開了車站，經過了郵政局，一條筆直的大街在我的眼前伸展着；像許多尋路的旅人一

樣，門牌號碼是我首先尋找的目標。還好，走了不久，一個醒目的商店招牌馬上映入我的眼簾，待我上前一看門牌，果然是那個熟悉的號碼。門邊站着那一個人難道就是我要找的F，當我開口一問，他回答：「我就是。」使我覺得自己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第一次見面，難得有話投機，談了一會，吃過了點心後，在F的引導下我又去找一個以前的同事，他是初到古來經營點心生意不久的，可惜他早因事到呷坡去了，只見着他的弟弟。過後，F又介紹他的弟弟強與我認識。

吃過晚餐，F陪我到古來各處巡禮，這時我才算看到了古來的輪廓。每一個地方都是有其特徵的，我覺得古來的巷路好似比其小城的要多，一條條鋪石的巷路縱橫地分佈着，給住在該地的居民方便不少。

據說這兒以前都是泥路，是在最近才趕着鋪上石子的。本來想去參觀古來學校的，誰知却嘗到了閉門羹。

後來在強、漢、泉等友的帶領下，我到了在當地聞名「鴛鴦橋」，橋像是新建成不久的，不知是那個在橋頭用漆題了「鴛鴦橋」三個模糊的紅字，我想這當是該橋的名稱由來了。蜿蜒曲折的古來河就在橋下緩緩地流着齷齪的河水。曾經被歌頌過的古來河啊！在烈日下，一個從遠地來的旅人拜會了你，你是否在爲他唱出生活的歌，講述一個難忘的故事？

第二天強特別抽空領我到各位朋友的家裡去拜年，首先是到漢的家，他見我們到來，開

汽水，拿糖菓，忙得他團團轉。過後他又隨我們到權的家去，到了那裡權暫時放下工作，又來汽水糖菓的一套。泉是我們拜訪的第三家，當我們到了康的家時，兩個人的行列已增加到五人。

因為被雨所困，我們在康那裡逗留得最久的一家。本來想再去友的家，只因他有事出外，大家只好約定晚上七時在友的家會合。

在友的家喝過香濃的白毛猴，強三番幾次提醒應該為我去問問明天歸程的火車時間。

在車站查詢之後，都沒有合適的時間，我也決定改由公路回去。

在火車站很巧地我們遇見了昌，會合起來總共是八人一堆。這時朋友們談起了「撈半餐」、「天天來」，原來都是古來吃東西的地方，後者還是我的那位朋友開設的呢。結果是友在茶樓請客，由於那兒的電視機聲浪太大了，不適聊談，「擦」了一頓之後，便到市街去溜躑。

跟強回到家，已是休息的時候了。躺在床上想起一天來的連環式拜年，還是回味無窮呢。

我原想一早起身就程的了，但是強已約好朋友們在九點鐘來送行，他們實在太熱情了，使我不得不稍為等待。當大家都來齊之後，強又提議別讓我馬上走，應該來個座談會作為臨別紀念。

我在古來的時間好像橡膠一樣，越拉越長，我很怕一去又要擔擱時間，不能趕回一百多里的燕子城去，但盛情難却，我只好隨了他們到漢的家去，不過言定不能逗留太久。

在漢的家聊了一陣之後，話題才轉到寫作上去，大家無拘束地談到寫作的態度，寫作的環境，發表的園地……等問題。座上友和強的發言較多，意見也很中肯，使我在無意中又多學了一些東西。

朋友們要我在錄音機裡留下聲音作爲留念，我只好說了幾句俗話，唸了一首詩。

結束了座談會，已經是十點多，道別了F和他的家人，以及來送行的朋友，我踏上巴士北歸。

我在古來的四十八小時已成爲過去了，但我不會忘記這樸素的小城，以及城裡那些熱情的朋友們。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誕辰）

在半島的邊緣

從半島的邊緣歸來，我以記憶包裹了妳那樸素的身影，還有那甜蜜的笑靨。

半島的十一月是多雨的，但那天的雨却是落在我們遊罷歸去的途中。陽光明媚天氣晴朗的日子，在海懷抱，在半島的邊緣，多少青春的生命在奔跳，數不清的赤誠的心願在牽連，說不完的甜蜜的感情在揉融，訴不盡的綿綿的情意在傾吐。

波德申海濱在歡笑，她也年輕了，當和她在一起接觸的一群群朝氣蓬勃的青年，是一股股無限充沛的青春的活力。她應該感到光榮和驕傲，因為我們已經不吝地把青春奉獻在她底懷抱。

海風輕輕地撫弄着妳底秀髮，更吹起妳的笑靨掛着動人的梨渦，那難忘的臉龐使我更難忘，像那綻開着的紅玫瑰，露出朵朵永恆的微笑。

我們漫步在半島的西海岸之濱，輕輕地踐踏着那細柔的沙灘，妳低頭默默地注視那些遺留在沙岸上美麗的貝殼。我却在想，想那幸福的日子，有千萬個喜悅蘊藏在我心底深處。

海水緩緩地拍着沙灘，看不到洶湧的波濤，聽不到澎湃的巨響，我們眼前的海洋是那麽溫和，那麽安祥。妳凝視着海面默默無語，妳是否在想：在平靜的海面上應該有兩隻小白船在飄航；當暴風雨來了，海在怒吼，半空中也應該有一雙英勇的灰燕在飛翔，就像我們……

海的兒女愛海愛得深沉，跨上摩哆舢舨，我們像依偎在母親的胸懷中。船由緩慢而急速向前，浪花打在船緣，射上我們的手和臉，彷彿那是慈祥的母親以溫暖的雙手，撫摸着從遠方歸來的孩子們。

妳的微笑隨海風吹了過來，是那麼稔熟，又是那麼難以忘懷。船遠離了岸和人群。馳航在遼闊的海面上，除了枯燥的摩哆聲響外，這短短的海上行程好不單調呀！

「又不帶口琴來。」妳低聲地說，好似瞭解到在船上的寂寞，又像失落了什麼。

經妳這麼一提，我記起那留在岸上行李中的口琴，它雖然奏不出動人的樂章，但吹一兩首輕鬆的歌曲，不是可以解除那停留在海面上的苦悶嗎？對於這個補救不來的疏忽，我還能說些什麼呢，只好對妳露出會心的微笑。

短暫的海上遊蕩終於過去了，在明日的記憶裡，這一頁將是嶄新而抹拭不掉的。

站立在岩石上的妳，迎着輕風，伴着波浪，真有詩一樣的美好。假如在妳面前的是一個詩人，他得到的靈感可以寫成一首讚美的長詩；或者是一個畫家，他舞弄着彩筆，即可揮成一幅媲美莫娜麗莎的名畫；或者是一個音樂家，對着妳他會精確地譜下一個個高唱純潔樸素的音符。而我，一個極平凡的人，只能以照相機的快門，攝取妳苗條的身影於一剎那。

波浪一個接着一個向岸上打來，潮水漸漸地在漲升了，看！它衝上了沙岸，淹沒了剛才我們踏下的足印。在數不清的逝去了的日子裡，旅人在靜躺着的修長的沙灘上，以一雙雙熱

情的脚，在鬆弛的沙灘上烙上疏散或緊密的足印，或以細小的樹枝寫下一句句禮讚的話語，但這一切都不曾被無情的波濤發覺，一個翻身，沙灘上的一切都被蕩平了，而它仍然在做着長長的亘古的舊夢。

潮起潮落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有時我來到這優美秀麗的半島的邊緣，見到的是衝撞着的波濤，飛賤着的浪花；聽到的是嘩啦啦的怒吼，那時的大海簡直是在饕餮地吞噬我所帶來的寧靜。有時我來了，浩瀚罔際的海洋在蕩着迷人的緣波，微風迎面吹送，這時我的心懷就會感到開朗舒暢。我喜歡的就是這樣的海，有含蓄的詩意，不知妳是否也有着與我一樣的感覺。在市區的堤岸邊，停泊着許多空漠的漁船，那是祖國在遭受敵人侵略時，漁人們的生活被時勢影響所致。妳說：漁人海上的生活已够辛苦了，這樣下去不是很悲慘嗎？我却在想：幾時才是風平浪靜的日子，漁人們再在船頭掛上生活的風灯？

在歸途中，霏霏的細雨在車窗外飄洒着，也打落在湧着浪頭的深海中。半島的十一月原來就是多雨的，這場雨的到來並不會引起我的驚奇。多麼幸運呀！當雨還未飄落前，我們已對波德申海濱說了要歸去。

從半島的邊緣歸來，想起了妳，想到希望在明天，想那幸福的日子，我的心湖又蕩漾着一個個喜悅的微波。假使這一切都實現了，那時我呵，妳想我該有怎麼樣的歡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九日）

雲南園●相思樹

我第一次到雲南園來，那是在五年前的一個落雨的黃昏，當時巨型的巴士在圖書館前停下來，我們只能從車窗望見細雨中的雲南園迷朦的輪廓，過後也只在我腦海中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象。

五年後的今天，我已不像第一次那樣行色匆匆了，這次的到來，我們在雲南園逗留了三天，略略地體會到大學生的生活，同時也進一步了解到星馬最高華文學府——南洋大學的真面貌。

車駕進了南大的校門，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分植於道路兩旁的蓊郁青翠的相思樹了。細長的相思叶佈滿枝頭，遮蓋着整條大道，好不陰涼。

在雲南園裡，相思樹可說是最奇妙的點綴品，無論你走到那一個角落，都能見到她的踪影。假如你想起了她那多情的名字，同時又在思念着不在你身邊的愛人，那時你心裡頭會有一種怎樣的感覺呢？是甜蜜抑是苦愁？

南大圖書館建築巍然壯麗，是兩千學子用功書本，研究學問的理想去處，裏面設備良好，環境清幽，難怪早晚都座無虛席，個個都在埋頭苦讀。在校長崗上，另一座新的圖書館正在動工興建，新圖書館將耗資一百萬元，是由星加坡政府捐獻，大約明年中即可建竣。屆時

六層新樓高踞校長崗，不但爲南大學生提供一個更好的讀書所在，同時也使雲南園更加雄偉壯觀，生色不少。

當我第一次聽朋友提到「四勿亭」時，起初我還以爲是如假包換的「食物亭」呢，後來到了那裡見到那高懸着的「四勿亭」三個字，我才恍然大悟，不過到四勿亭來的人所要的依然是食物。後來我想：亭子取名爲「四勿亭」不但不壞，而且還很恰到好處呢，除了其意「勿禮勿視……」的四勿外，同時它的發音與「食物亭」簡直就是天衣無縫。

雲南園在南大可說是最響亮的一個名字了，往往只要提起雲南園，人們就會知道那是南洋大學的代名詞。雲南園位於圖書館之前，園中除了那高聳醒目的建校紀念碑外，還有古色古香的亭子，縱橫交接的人行小道，草木茂盛，花卉爭艷鬪麗，萬紫千紅；環境幽雅異常，是課餘散步談心的好去處。我爲了拍幾張照片，在園子裏兜了一圈，回到亭子時，發現兩只褲腳都沾滿了蘇刺，朋友說那是「多情種子」，妙哉！這兒「多情」，那邊「相思」，雲南園到處都瀰漫着濃厚的羅曼蒂克的氣氛呵！

南大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印象，她像含羞答答的少女似的，湖面經常靜靜不動，而那偶爾吹起的一兩圈漣漪，就好似微笑的花朵綻開在少女的臉龐一樣，給人以一種甜蜜、溫柔的感覺。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自開校以來，不知爲國家社會培育了幾許有用人材，就是今後直到永遠，它還是照樣負起這份偉大的責任。今天辛勤的學子在此用功鑽研學問，明天他

們就是國家社會有用的人材了。

南大新禮堂位於理學院之後，佔地甚廣，建築工程經已完成，但至今尚未啓用，聽說是因爲設計欠理想，以至通風設備不佳，所以不能應用，將來經過一番修改，所有有關集會必在此舉行無疑。

學生樓目前已沒有活動；站在學生樓的崗上，男生宿舍及餐廳等均盡收眼簾。新的大運動場也在學生樓之前，工程進行已久，相信不久當會完成。現有之設備是足球場及環繞球場的跑道。聽說以後將加以發展，增加設備如：更衣室，石階看臺……等等。

校長崗上都是些教職員宿舍，各樓均以馬來亞各州名命之，如柔佛樓，森美蘭樓……看起來頗有一番親切感。在校長崗上居高臨下，附近景物一覽無餘。夜裏在此遙望裕廊工業區的輝煌燈光，或一訴衷情，當有無窮的詩意。

生活在雲南園是一支彈不盡的曲子，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裡的青年人有青春的活力，朝氣勃勃奔向學術的疆場；那裡的青年人也有豐富的感情，情意綿綿地在相思樹下傾吐心曲。在雲南園我們看到了歡笑，在相思樹下我們看到了春天。

時間在日子的河中奔流着，三天是何其短促呀！臨走時夥伴特地帶了一棵小相思樹回去，他說：再過一些時候，你們可在花城的我家看到雲南園的相思樹。

我則從雲南園帶回來一個難忘的記憶，一首可愛的詩。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

後記

收在這本集子中的二十二篇散文，都是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這五年間於燕子城的望燕窗下寫成的，如今有機會初試啼聲，將它們結集出版，所以就題作「歸燕集」。

幾年前，當出書風氣很盛之時，就有文友鼓勵我出版一本集子了，當時我惟有搖頭地說：「還不是時候。」去年十月間「青春出版社」宣告成立，幾位友好再三鼓勵，於是我從舊稿中整理了這本「歸燕集」。

這一生中使我覺得最遺憾的，莫過於失去了接受更多學校教育的機會，小學畢業後，教育我的，啓迪我的，惟有那些心愛的書刊……

囿於學識，我知道自己所寫的東西還很幼稚，這本集子出版前，我覺得仍然還不是時候。不過後來想想，從投稿給兒童少年刊物，到在報紙副刊和文藝雜誌發表作品；從一個人孤獨地在黑暗中摸索，到結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伙伴，在這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中，我的確會得過不少的愛護與鼓勵，因此幾年來我才斷斷續續地塗寫一些東西。如今我將拙作結集出版，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得到嚴正的批評與指導，以使我在學習寫作上走向正確的道路。

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歸燕集」到底是怎樣的呢？我懇切地希望得到批評。自古成功在嘗試，但我不曾想到成功，今天的嘗試如果在日後能得着一點點的成績，我已感到心滿意

足了。

本書的出版得到漢炳兄在百忙中爲我奔走印刷廠，其昌兄抽空設計封面，還有傑倫、端木虹、洪浪、孟沙諸兄等，也爲本書花了不少寶貴的時間，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萬二分的謝意。同時我也要感謝給我鼓勵與關懷的人。

最後，我願以此書紀念逝世經已十多年的雙親，雖然我沒有絲毫令他們感到驕傲的成就，但是我總算沒有使到他們失望；在時代的大熔爐裡，我將活得更堅強，更有信心，雙親在天之靈，相信也有所安慰了。

夢虹

一九六七年元旦
記於瓜拉庇勝









